



# 柏楊百年冥壽

柏楊夫人張華女士來電，表示今年是柏楊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柏楊的雜文的尖銳如匕首，無疑是台灣式的魯迅，但他比魯迅對不合理社會的制度體驗更深刻。因為魯迅沒有坐過牢，他坐過國民黨九年牢；他的《醜陋的中國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銷路冠軍，在今天看來也具有深刻現實意義。

他在黑牢中，寫了《中國人史綱》等三部史學著作，他晚年又傾盡心血把過去小眾讀者的《資治通鑑》白話文化普及化，功德無量！所以柏楊不光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

我是一九八四年秋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認識柏楊、張香華伉儷，此後成了忘年交。

我一九八五年在美國紐約大學留學期間，柏楊寄了全套白話《資治通鑑》給我，成為留學期間的良伴和精神食糧。我是非常感謝的。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 大地遊走

周齡齡

根據媽媽提供的撫順市旅遊學習景點，還有一個必去處，那就是「撫順戰犯管理所」。

媽媽說：「管理所是關押和改造在侵華戰爭中被俘日本戰犯的地方，1950-1964年間，有近千名日本戰犯曾關押在這裡，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溥儀。這管理所舉世聞名的是它的『撫順奇跡』，因為眾多殺人犯不眨眼的戰犯在此被改造成反對侵略戰爭，致力促進世界和平的人，這奇跡令世人矚目。您到撫順，一定要到管理所去看看。」

到管理所了，「閉館整修」四個字把我攔在門外，讓我沮喪了好一陣子，但我知道：撫順奇跡一直銘在我心，撫順在世界歷史舞台發出的光和亮，讓我對這城市懷着摯誠的敬意。

離開管理所，我準備從撫順到瀋陽去了，我特意提早到撫順高鐵站附近到處閒逛。

公車到高鐵站時已近黃昏，夕陽映照在高鐵站前大廣場，廣場明淨清爽，一片祥和，令人心裡舒坦。廣場旁邊有幾家小店，一家小店門前有幾個小孩圍着一個大水盆在撈魚，一塊錢撈5條小魚。他們誰也不做聲，只是專注在撈魚，專注看着魚的游動；現代小孩的專注不在遊戲機，而在活生生的小魚，這奇景鳳毛麟角，看着這幾個純樸可愛的撫順小孩子，我心中的花盛開似錦。

別過小孩和小魚，我鑽進附近小巷，小巷裡滿是各式各樣小店，一家店門前寫着「明

星同款，150元！」「什麼玩意啊？」店員熱誠推介：「這是明星也穿着的外套，只賣150元，快來看！」在明星效應下，我買了2件毛衣，一件外套，承惠450元。做了買賣，店員好高興，我更高興，我想：撫順這煤礦城市真讓人另眼相看，她的時尚衣飾和能幹的店員，讓我有機會在此地有這難忘的旅遊購物經驗，為我的大地遊走增添光彩。

走着走着，餓了，路旁一家小吃店門前坐着一對年輕夫婦店主，他們輕聲說笑着，烤着的羊肉串陣陣飄香，「好香！」「當然，新鮮羊肉！」「兩串羊肉，一瓶啤酒。」「來點麵條吧，聽你口音是南方人，我曾在深圳打工，知道南方人口味，為你做南方口味麵條。」「好，聽你的。」結果這一頓，羊肉齒頰留香，麵條可口獨特，啤酒冰凍醇甘，「撫順真好！」一邊吃着喝着，我由衷地讚嘆……

裡裡外外逛了撫順一遍，學習了歷史，也看到現在撫順百姓的新生活，我很滿意，也很滿足；我對這個人口只有200萬，屬於中國三線城市的撫順有着一份瑰麗夢幻的情緒。7歲開始，我愛上看長篇小說，其中一本說的就是撫順露天煤礦貧苦礦工的抗日事蹟；小說裡描寫礦工們的生活，他們當時吃的、穿的、住的，當時撫順人的悲慘遭遇至今仍在我腦海中歷歷在目；來撫順看看撫順人的新生活一直是我心底的渴望，如今看到了、感受到了，我放心了，也心滿意足了！

親愛的撫順，我愛您，謝謝您，祝福您一直安好，再見啦！

頭，奔波於小區、村口張貼警語標語、動員喊話的人們，我知道是誰為我們站成了一道堅實的防線。我一點兒也不因為區門設卡不能出行而焦慮，一點兒也不因為全城商戶落鎖而抱怨，我也不會因為曾經繁華的貿易市場被一道道鐵欄封隔而失落，相反，這些暫時冷清的場景，讓我體會到了莫大的關懷與善意。事實也是如此，我所在的小城是安全的，也是萬幸的，到目前為止，無一例確診或疑似病人出現。

我所居住的小城雖然很小，但卻有人用行動把危險拒之門外，在年味未盡、冷夜將深的時刻，是他們用身體擋在了一座小城的前面，在大義和責任面前，他們沒有逃脫，而是勇敢地撐起，壓在那雙偉岸的肩上。這是一個無法擊破的堡壘，是沂蒙山人的精神屏障。作為一個平凡的人，我能做的竟然如此的簡單：把自己的生活範圍盡可能地縮小，把生命之外的所有慾望統統地去除，用居家的生活安靜地等待春天的訊息，給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坐在陽台上曬太陽，看我家樓下的公園，突然發現遠處那兩棵樹間的巢穴上，這幾天都沒有什麼鳥兒停落了。公園裡，原本有許多喜鵲的，現在什麼鳥兒都沒有。連續幾天，好像都沒有鳥兒靠近那兩個小窩。是什麼讓牠們捨棄了自己辛苦築成的家園？是另闢新居，還是流離失所？還記得，疫情沒有發生之前，小區沒有封閉的時候，公園裡到處都是小鳥。冬天的鳥群中，經常有一群一群的鳥兒飛去飛來。牠們的個頭很小，我稱牠們是小型的「家雀兒」，只不過比家雀兒的羽毛更加鮮亮，層次分明。不光是牠們，在鳥群的隊伍中，還有個頭很大的喜鵲、烏鴉和斑鳩，也有頭頂花冠的戴勝鳥。如今，那些頭頂花冠的戴勝鳥一個也不見了，烏鴉和喜鵲也不知去向，牠們彷彿一夜之間從公園裡消失，自蓬草亂石間隱匿了。

不知道，是公園裡真的沒有了小鳥，還是連日來的疲憊令我的視野裡缺少生氣。如在往常，我會獨步出門，親自到公園裡踏一踏那片堅實的土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大口呼吸。也許，在一天早上，萬物潔淨，病毒

漸蕩，鳥兒們才能悄然回歸。到那時，冰雪已經融化，百花已經開放，萬木蔥蘢，而牠們，一定是在一個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準備用歌聲譜寫出一首春天的詩，用羽毛編織成一個美麗的花環，好給如期而至的春天一個格外的驚喜。到那時，戰「疫」已然勝利，人間沒有了被病毒侵害的痛癢，所有人的眼裡都是蓬勃向上！

是的，為了這個目標，八十四歲的鍾南山院士親赴疫情肆虐的武漢，不顧自己生死安危也要掛帥出征，為生命而戰。還有那些無數的醫護人員，他們剛剛為倒下的同事痛哭，轉而擦掉眼淚，進入隔離病房，此時的「白衣天使」，變成了一個個「白衣戰士」。而更多的醫護人員和部隊官兵，從祖國的四面八方疫情最重的地方匯集，就像勇士奔赴戰場。有人說，一座城之所以能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為這座城裡出現了像鐘老這樣令人敬仰的英雄。而一座城之所以能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為它更多的人臨危不懼，向死而生。

這一天，我看到新聞公佈了這樣一組數字：截至二月九日二十四時，全國共有一萬九千八百名左右的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其中護士約一萬四千人，這個消息讓我熱淚盈眶。在這龐大的數字背後，有多少雙孩子凝望的眼睛，又有多少父母的日夜牽掛？這裡面，更多的是些二十多歲的孩子，正是年輕的他們，擔起了抗擊疫情的重任和使命。與此同時，我看到了更多逆行者、援助者，大義面前，勇往直前。他們的壯舉感天動地，他們的事蹟可歌可泣。

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這片土地的上空籠罩上烏雲，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同時，讓我們看到了祖國的力量，看到各地同胞的互助和守望。

這一天，全國大多數地區普降一場春雪，雪，無聲無息地地下了一夜，就連幾十年來不曾看到雪花的武漢都電閃雷鳴，雨雪交加。無眠的人們啊，在這個落雪的夜晚默默地祈禱，祈禱這場雪把這個傷痛的世界輕輕覆蓋，祈禱這場雪把這個令人詛咒的病毒徹底掩埋，將所有的疼痛都化為記憶，把所有的胸懷都再一次打開，讓溫暖瀰漫在我們的掌心，繁花重盛於我們的大地。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戰士和對人世間懷着極愛和極恨分明情懷的文學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柏楊於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一日於河南輝縣出生，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楊後來則把自己的生日，定為三月七日，這一天是他在台灣身陷縲紲九年廿九天出獄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柏楊赴台灣，身份是國民黨「青年反共救國團活動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一九五零年開始，以郭衣洞之名寫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為報刊寫雜文。

柏楊到台灣才開始創作，第一部處女作是應徵國民黨「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反共小說：《蝗蟲東南飛》。這部小說符合國民黨的宣傳政策，因此獲得大獎。

一九六八年柏楊被國民黨以莫須有罪入獄，同房難友認出他並揶揄他：「你不就是寫反共小說的郭衣洞嗎？」他只好默認。「真是張應啊！」難友叫嚷道。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一)

#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撫順之四

根據媽媽提供的撫順市旅遊學習景點，還有一個必去處，那就是「撫順戰犯管理所」。

媽媽說：「管理所是關押和改造在侵華戰爭中被俘日本戰犯的地方，1950-1964年間，有近千名日本戰犯曾關押在這裡，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溥儀。這管理所舉世聞名的是它的『撫順奇跡』，因為眾多殺人犯不眨眼的戰犯在此被改造成反對侵略戰爭，致力促進世界和平的人，這奇跡令世人矚目。您到撫順，一定要到管理所去看看。」

到管理所了，「閉館整修」四個字把我攔在門外，讓我沮喪了好一陣子，但我知道：撫順奇跡一直銘在我心，撫順在世界歷史舞台發出的光和亮，讓我對這城市懷着摯誠的敬意。

離開管理所，我準備從撫順到瀋陽去了，我特意提早到撫順高鐵站附近到處閒逛。

公車到高鐵站時已近黃昏，夕陽映照在高鐵站前大廣場，廣場明淨清爽，一片祥和，令人心裡舒坦。廣場旁邊有幾家小店，一家小店門前有幾個小孩圍着一個大水盆在撈魚，一塊錢撈5條小魚。他們誰也不做聲，只是專注在撈魚，專注看着魚的游動；現代小孩的專注不在遊戲機，而在活生生的小魚，這奇景鳳毛麟角，看着這幾個純樸可愛的撫順小孩子，我心中的花盛開似錦。

別過小孩和小魚，我鑽進附近小巷，小巷裡滿是各式各樣小店，一家店門前寫着「明

星同款，150元！」「什麼玩意啊？」店員熱誠推介：「這是明星也穿着的外套，只賣150元，快來看！」在明星效應下，我買了2件毛衣，一件外套，承惠450元。做了買賣，店員好高興，我更高興，我想：撫順這煤礦城市真讓人另眼相看，她的時尚衣飾和能幹的店員，讓我有機會在此地有這難忘的旅遊購物經驗，為我的大地遊走增添光彩。

走着走着，餓了，路旁一家小吃店門前坐着一對年輕夫婦店主，他們輕聲說笑着，烤着的羊肉串陣陣飄香，「好香！」「當然，新鮮羊肉！」「兩串羊肉，一瓶啤酒。」「來點麵條吧，聽你口音是南方人，我曾在深圳打工，知道南方人口味，為你做南方口味麵條。」「好，聽你的。」結果這一頓，羊肉齒頰留香，麵條可口獨特，啤酒冰凍醇甘，「撫順真好！」一邊吃着喝着，我由衷地讚嘆……

裡裡外外逛了撫順一遍，學習了歷史，也看到現在撫順百姓的新生活，我很滿意，也很滿足；我對這個人口只有200萬，屬於中國三線城市的撫順有着一份瑰麗夢幻的情緒。7歲開始，我愛上看長篇小說，其中一本說的就是撫順露天煤礦貧苦礦工的抗日事蹟；小說裡描寫礦工們的生活，他們當時吃的、穿的、住的，當時撫順人的悲慘遭遇至今仍在我腦海中歷歷在目；來撫順看看撫順人的新生活一直是我心底的渴望，如今看到了、感受到了，我放心了，也心滿意足了！

親愛的撫順，我愛您，謝謝您，祝福您一直安好，再見啦！

頭，奔波於小區、村口張貼警語標語、動員喊話的人們，我知道是誰為我們站成了一道堅實的防線。我一點兒也不因為區門設卡不能出行而焦慮，一點兒也不因為全城商戶落鎖而抱怨，我也不會因為曾經繁華的貿易市場被一道道鐵欄封隔而失落，相反，這些暫時冷清的場景，讓我體會到了莫大的關懷與善意。事實也是如此，我所在的小城是安全的，也是萬幸的，到目前為止，無一例確診或疑似病人出現。

我所居住的小城雖然很小，但卻有人用行動把危險拒之門外，在年味未盡、冷夜將深的時刻，是他們用身體擋在了一座小城的前面，在大義和責任面前，他們沒有逃脫，而是勇敢地撐起，壓在那雙偉岸的肩上。這是一個無法擊破的堡壘，是沂蒙山人的精神屏障。作為一個平凡的人，我能做的竟然如此的簡單：把自己的生活範圍盡可能地縮小，把生命之外的所有慾望統統地去除，用居家的生活安靜地等待春天的訊息，給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坐在陽台上曬太陽，看我家樓下的公園，突然發現遠處那兩棵樹間的巢穴上，這幾天都沒有什麼鳥兒停落了。公園裡，原本有許多喜鵲的，現在什麼鳥兒都沒有。連續幾天，好像都沒有鳥兒靠近那兩個小窩。是什麼讓牠們捨棄了自己辛苦築成的家園？是另闢新居，還是流離失所？還記得，疫情沒有發生之前，小區沒有封閉的時候，公園裡到處都是小鳥。冬天的鳥群中，經常有一群一群的鳥兒飛去飛來。牠們的個頭很小，我稱牠們是小型的「家雀兒」，只不過比家雀兒的羽毛更加鮮亮，層次分明。不光是牠們，在鳥群的隊伍中，還有個頭很大的喜鵲、烏鴉和斑鳩，也有頭頂花冠的戴勝鳥。如今，那些頭頂花冠的戴勝鳥一個也不見了，烏鴉和喜鵲也不知去向，牠們彷彿一夜之間從公園裡消失，自蓬草亂石間隱匿了。

不知道，是公園裡真的沒有了小鳥，還是連日來的疲憊令我的視野裡缺少生氣。如在往常，我會獨步出門，親自到公園裡踏一踏那片堅實的土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大口呼吸。也許，在一天早上，萬物潔淨，病毒

漸蕩，鳥兒們才能悄然回歸。到那時，冰雪已經融化，百花已經開放，萬木蔥蘢，而牠們，一定是在一個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準備用歌聲譜寫出一首春天的詩，用羽毛編織成一個美麗的花環，好給如期而至的春天一個格外的驚喜。到那時，戰「疫」已然勝利，人間沒有了被病毒侵害的痛癢，所有人的眼裡都是蓬勃向上！

是的，為了這個目標，八十四歲的鍾南山院士親赴疫情肆虐的武漢，不顧自己生死安危也要掛帥出征，為生命而戰。還有那些無數的醫護人員，他們剛剛為倒下的同事痛哭，轉而擦掉眼淚，進入隔離病房，此時的「白衣天使」，變成了一個個「白衣戰士」。而更多的醫護人員和部隊官兵，從祖國的四面八方疫情最重的地方匯集，就像勇士奔赴戰場。有人說，一座城之所以能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為這座城裡出現了像鐘老這樣令人敬仰的英雄。而一座城之所以能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為它更多的人臨危不懼，向死而生。

這一天，我看到新聞公佈了這樣一組數字：截至二月九日二十四時，全國共有一萬九千八百名左右的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其中護士約一萬四千人，這個消息讓我熱淚盈眶。在這龐大的數字背後，有多少雙孩子凝望的眼睛，又有多少父母的日夜牽掛？這裡面，更多的是些二十多歲的孩子，正是年輕的他們，擔起了抗擊疫情的重任和使命。與此同時，我看到了更多逆行者、援助者，大義面前，勇往直前。他們的壯舉感天動地，他們的事蹟可歌可泣。

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這片土地的上空籠罩上烏雲，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同時，讓我們看到了祖國的力量，看到各地同胞的互助和守望。

這一天，全國大多數地區普降一場春雪，雪，無聲無息地地下了一夜，就連幾十年來不曾看到雪花的武漢都電閃雷鳴，雨雪交加。無眠的人們啊，在這個落雪的夜晚默默地祈禱，祈禱這場雪把這個傷痛的世界輕輕覆蓋，祈禱這場雪把這個令人詛咒的病毒徹底掩埋，將所有的疼痛都化為記憶，把所有的胸懷都再一次打開，讓溫暖瀰漫在我們的掌心，繁花重盛於我們的大地。

我於二零零零年在《明報月刊》為他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文學徵文獎」、推廣旅遊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着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來參加，一副義不容辭的氣概，對被商品社會擠

壓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學，無疑是一服強心劑，令人鼓舞。

二零一八年值茲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二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極大！

今年柏楊先生一百周年冥壽，意義重大。我謹在這裡，為一個追求中國民主自由歷經滄桑、百折不撓的文壇